十先生奧論註

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十先生奥論註　集卷十

漢臣論

晁錯

夫禍其積也非一日也其來也有自其發也有所歸之也甚矣錯不得其身與夫禍之所歸者固君子所深惜也吾嘗考吳之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局之死而怨蓄含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

文淵閣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始不欲逞也景帝之立濞之側目京師狺然而噬者屢
矣而晁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逞之謀卒
死讒鋒爲言事者戒錯誠可悲也哉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
皇太子飲博吳太子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
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
以其子故驗問實不病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然其
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如
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錯爲太子家令得幸皇
太子數言吳過可削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
王日横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今吳王前有
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
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謀作亂逆今削之
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七國反書聞上召爰盎入問盎對曰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

人之受病幾死醫以一藥速之世皆咎醫者夫醫者固有罪然致幾死之病者亦不得謂之無愧也景帝以兒戲殺其宗子芽蘖釁端一旦變生斬謀臣以悅叛國冀以遏其奔軼之鋒嗟乎錯誠有罪帝獨無愧耶以愚策六國惟緩可以圖之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亡反濞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濞之

木拱則首難無其人七國雖强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十年之緩假欲急其攻而躑躅為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絳灌 此篇論非真敬賢

人主之用人莫難乎越其常也躐其等而亟用之而不以來讒間之口者寡矣盖天下之情非其所素安者易以疑非其所深知者易以忽夫非其所素安者易疑故新進者常多忌非所深知者易忽故一旦而賢者未離

乎見輕此情在人雖賢者有所不免也昔高宗之於傅說其知之舊矣豈眞以夢得哉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王庸作書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云云惟夫疎遠之士欲舉而置之貴近之右未有以信天下也故假諸夢以神之三代之習猶慮及此況後世乎孟子之告宣王曰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不可以不重諸葛亮亦言於先主以黃忠之望素非關張之流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

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侯等齊位賜爵關内侯嗚呼孟子猶難之亮亦為大感豈非以其咈天下之常也哉故夫陳平以亡楚之逐臣高帝俄置之驂乘之密見前陳平論注賈生以洛陽之少年文帝遽議以當路之任誼雒陽人文帝立吳公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時誼年二十餘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毀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絳灌之於二子豈素安而深知之耶然則求其知

而不見其長未必絳灌之蔽賢也而勢使之也吁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積薪之歎雖汲黯之長者猶不能平孰謂絳灌而眞蔽賢也哉

周亞夫

此篇論無負文帝之託

明王之用人非惟樂其所可狎而亦必有所可忌者也天下之士峻於自居者不可屈而敢為者斯有所不自愛夫惟其不可屈也則其形似難制而其不自愛者疑於生事而好亂是以人主忌之嗚呼其患蓋生於疑其

辨之已詳也夫天子之大臣而亦必為人所畏而後可以沮姦之萌為天子大臣而循循無忤而聽其上之所為則人將有所侮而動而一日有變則彼且有以辭吾責何則損其威者固撓其氣而既安其無能則亦不可望其有所震立是故明君必有所伸者盖有所養也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得之於細栁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盡矣七國之變堅壁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之命救母弟於垂亡之急以闕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

帝之託者景帝固以鞅鞅非少主臣卒置之死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之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有頃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帝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擊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楚引兵去亞夫追擊大破吳王濞越人斬王頭以告吳楚平諸將以太尉計謀為是由

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遷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其後匈奴王徐盧等降漢上欲侯之亞夫曰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為侯亞夫謝病免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亞夫出上目送之曰此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取庸苦之不與錢上變告之書聞召詣廷尉不食而死）至於庸懦無所為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矣所謂朴厚洪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蓋其若是靡耶（綰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故自殺亞夫漢之大臣始衰太史公曰申屠嘉死景帝時及今上為丞相者齪齪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嗟乎漢之

禍成於大臣之無權而所謂宰相者取充位也夫大臣無權則其勢可以刼而賢者止於取充位則雖甚繆而可以無過以甚繆之人居可刼之勢是故王莽得易之以為資而其端則出於孝景然則漢之禍景帝為也

汲黯 此篇論斥張湯公孫弘

甚哉人之好名也世之論者曰士不貴淺露而貴深沉有所不平於其心艴然溢於辭色不若夫深持不較之形泛乎不見其喜怒之為容也故王陵以面折廷爭無

益於安劉平勃之功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説問陳平周勃等皆曰今太后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大抵皆以委靡適順得之彼一介自持者奚足遠到也哉嗟乎有平勃之志則可無平勃之志吾恐未免於佞也孔子不取鄉原而取狂狷非不欲中道也惡夫小人盜中庸之名以自便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天下之

患莫大乎為士者盜名以自便使世之人臣皆以長者
自飾詼諧逶迤不以身嬰人怒以坐收天下之美名亦
誠可樂孰與人主死事耶而主不之察方以此賢之欲
士无諂不可得矣昔者漢武之世汲黯與張湯公孫弘
同列弘湯順旨黯心未能平也至於以刀筆吏斥湯以
詐斥弘積薪之嘆憤不自已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
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
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仄目而視矣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湯等
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
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

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始黯列九卿而弘湯為小吏及弘湯貴與黯同位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弘湯雖不皆斥黯而弘則謙辭遜謝引咎於己以媿黯之面毀武帝於此賢弘而短黯噫湯何足責若弘直盜名者哉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賢之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哉武帝於此謂賢相孟子之所謂穿窬孔

子之所謂鄉原者乎

終軍此篇論請繫南越

敵雖小未可以易為侮之也以易為侮敵人之國而不以取危者幸矣秦輕鄭而覆左傳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云云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魯卑邾而敗績左傳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君無謂邾小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況有大於邾鄭而侮之非天下之至危也哉然古人之有以

其身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是非妄庸者能之也能者必天下之豪傑也何者天下之事不能皆萬全也圖天下之事如必待夫萬全之事而後為之則事之可為者亦寡矣故夫豪傑之士有時乘不測之淵投非望之隙未見其可否之形而先決其勝負之數者蓋惟以其智必之李靖必欲蹀血虜庭（唐太宗時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靖率勁騎三千繇馬谷趍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靖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帝曰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諸葛亮必欲取荊州（蜀先主見亮曰孤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

安出亮曰云云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之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十二年亮說先主攻劉琮荆州可有琮左右人及荆州人多歸先主與曹公戰赤壁大破之羣下推先主為荆州牧耿弇之請於光武必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云云帝壯其意乃許之弇乃出兵與張步戰大破之步引去三子者躬言而躬為之卒能不愆其所素定孰謂犯天下之至危而皆不足以成功耶昔韓信請兵東擊齊北舉燕趙南絶楚糧道云云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云云樊噲亦欲請兵橫行匈奴孝惠時單于為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噲

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以高帝三十餘萬困於平城桒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謾欲揺動天下太后罷朝不復議擊匈奴事

終軍賈誼又欲請係單于之頸而羈南越

誼疏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賛曰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

是皆犯天下之至危越國以謀人而信與軍得就其志噲沮於季布誼不用於文帝議者多以成敗優劣之吁噲眞妄庸人耳貪禍幸灾信不足道者若誼

之策使帝誠用之亦焉知其終無所就也哉賈生豪傑之士也後世其無以誼計之不行亦以妄庸愚生也哉

霍光 此篇論安漢於幾危

凡天下之利害自非聖人則不以其身嘗焉而後知者蓋寡人主之用人其利害最難知也天下之人才匿真於似而託虛乎實雖智者易惑也故夫其人炳然其容翹然而其中無有世主必甘心焉而不疑盖亦利其便捷奮發之形若足以成天下之功則捨而為朴魯庸鈍

之取也必有所不暇而亦非近於人情惟其倚之而不
濟用之而有窮然後反而思天下之事不可以形求昔
秦穆公來由余於戎拔百里於虜起蹇叔於䟽賤史秦紀晉
滅虞虢虜虞君與大夫百里奚百里奚走宛楚人執之
繆公聞百里奚贖之與語大悅授之國政百里奚讓曰
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迎蹇叔
以為上大夫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問內史廖曰今由
余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廖曰為由余請以䟽其閒留而
莫遣以失其期戎王必疑由余終年乃歸由余繆公又
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
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春秋賢君有愧其為者矣而
聽杞子之言覆師於殽乃悔過自誓而深取乎介然無

它技之臣書秦誓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云云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漢高帝收一時英雄共取天下天下既定叛者九國相踵而後呂后問人則曰安劉者周也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是故非殽之敗穆公不知一介之足以託國也而懲韓彭之多事雖陳平獨以智疑嗚呼其亦嘗也已矣粱稻藥石

吾審知其良於柤梨蔆芡也而雜羞焉則亦柤梨蔆芡之啗而不先於稻粱藥石何也快於人者誘人非有誤焉則亦未果却也士之誘人不甚於柤梨蔆芡也哉嘗始怪武帝得人盛於七國而不足以辦事何也彼見夫衛霍之容若是其甚武也張周桑孔之狀若是其銛而巧也公孫鄒枚儒言而儒服又若是其文且秀也則以為天下之功得如是者共之亦奚無成而愈多愈不濟愈用之則愈窮公孫弘等贊上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羣士慕嚮異人並出漢之得人於茲為

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畧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然後脫然自失而憂天下之計非便捷奮發者能之而提孺子之命寄之朴魯庸鈍之霍光而光果有以當其心

上老年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責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受遺詔輔少主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至於唐太宗平生無用人之失卒繆於一李勣

勣既

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剪須以和藥及愈入謝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為尚書左僕射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密詔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奉冊立武氏

由此言之武帝雖創於殺之敗而太宗不自見黥彭之禍故也嗟乎霍光安漢於幾危而李勣流毒數世則一霍光足以贖武帝之過而太宗之烈至于一李勣而頓隳故曰人主不幸而有所誤則亦寧以其身嘗之而已

趙充國 此篇論善用孫吳

窮古人之權謀而巧用之者天下之奇才也嗟夫善劒者死鬬善泅者死溺恃其所長者必敗則夫有才者而不聞道孟子所以知盆成括之見殺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窮古人之謀而巧用之而不知有所困不亦孟子之所憂也哉孫吳之書用之桀黠變詐相傾之謀無出焉而其間豈無養威持重緘封而不泄以自固之道世

之學其法者非能用其謀之為難而能求其道深藏而時出之者難也漢家之將善用孫吳者趙充國一人而已矣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以之伺先零之敝充國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上書陳兵利害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報從充國奏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之定屯田之策欲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敵遂上屯田奏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留田便宜十三事而窮寇勿追又以縱湟水之餘卒見上註大抵皆略其桀黠變詐之謀而取其養威持重之道故天下不見窮兵之害而收克敵之利充國垂老無將家之禍而全俱榮之身名無它養貪於廉晦勇於怯以無用御有用固兵法之最密人之所不察者而充國知之也學孫吳而知此亦奚惡夫孫吳也哉項羽以其百戰百勝之銳卒斃於漢軍之刃世多以學兵法不竟咎之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嗟乎羽非不竟其可用也不竟其無用之用者爾以韓信之賢其智無窮而先聲後實之計不能自知而得趙之纍囚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其策然則兵法之所謂無用之用者固難察之也哉彼霍去病自謂無事兵法去病為人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

法

東方生自謂識兵法武帝初方朔上書臣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噫使去病而能知兵法無用之

用則其功當不減充國方朔而僅知其所用之用是亦

孟子所憂也已矣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十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十一

考古論

陳武

高帝封建

此篇論創業規模後世子孫皆失其意

高祖封建班孟堅終始理會不得孟堅諸侯王表序云高帝懲戒亡秦孤立之弊大啓九國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可謂

矯枉過正說高帝錯處正在此高帝之意其實不然當時固陵之會用張良謀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彭越（彭越傳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見高祖紀）從陳以東傅海王韓信（高祖紀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傅讀曰附）要之除了河濟之北滎陽以西漢所得者不以封國自滎陽以西南河以南盡以封諸大將將如今京西湖北封英布（黥布傳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云云）將如今京東

開封所治與宋亳之地盡封彭越將淮東淮北山東盡封韓信盡將河南之南滎陽之東封三大將裂天下大半當時急於滅項籍固陵之會不可無此三人故盡將羽地封此三人及十二月既滅羽正月便理會此一項遂下令曰楚地已定更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依舊是不將從陳以東與之以魏地王彭越號曰梁王都定陶依舊是不將淮陽以北與之初間將滎陽以東一半王韓信一半王彭越後來所封信又得而今淮北一

路越只得魏故地後來所以咎高帝只緣封之太廣又却削奪之殊不知一時權宜之謀不得不如此一著才了如江南郤未曾定於是將長沙豫章桂林象郡南海立吳芮為長沙王吳芮傳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降之及項王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盡有古揚州之域既如此了那一邊如福建一路亦未曾定於是將七閩之地盡封故越王亡諸漢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

郡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云豈有一个江南如此大了只封得兩个亦可以此病高帝殊不知後來長沙之地分南海桂林象郡立尉佗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畧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秦已滅佗即吞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已自削長沙大半後又立南武侯為南海王依舊又分尉佗之地觀高祖圖韓信了却立劉賈為荆王王東陽郡鄣郡立交為楚元王王碭郡郯郡立肥為齊王王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

城陽楚元王傳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蓋高祖既奪三大將地了思量未有人去鎮服之因且分一二同姓去其實亦不在大封同姓也又裂河北以雲中鴈門代郡立兄仲為代王吳王濞傳高帝兄中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此是圖信後方做得那雲中太原等郡皆是河北之未曾封者於是以韓王信為韓王旋次圖之後來韓信反既取信了後遂立趙代之地盡常

山之北趙在山南邯鄲代在山後以代地遼遠數有胡寇於是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雲中以西别立一郡而稍削其地蓋高祖時代已無北邊此又是一件到這裏著意取梁吏其三族分作兩處罷東郡頗益梁罷頴川郡頗益淮陽

賈誼傳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太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云云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

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後淮南王布反既取之而立吳王濞吳王濞傳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塡之諸子少乃立濞于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云云燕王綰反既取之而立燕王高帝五王傳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帝蓋欲旋以措置未畢而崩要之此事惠帝以後合當理會只緣不識高祖之意一向不整理所以文帝時賈生出來獻言欲分王子弟地賈誼策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云云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人議論高祖當封國太廣者已
失高祖意至武帝時用主父偃之謀奪諸侯王地封王
子弟而諸侯大弱主父偃傳元朔二年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
制令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顧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
其國必稍自削弱矣於是上從其計亦失高帝之意大抵創業之君這些
規模人不得盡識所以其治班駮而不可考昔武王下
車之初便封舜之後史周紀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
之後於陳云云周公深識此意後來却立三監書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

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孔氏注云霍叔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周公可為深識武王意太史公表序曰天下已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郡八九十形錯諸侯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强本幹弱枝葉之勢此稍得高祖意後人議論高祖道他王諸將地稍廣後皆誅滅不如漢光武諸將地不過列侯能保全功臣人都道伊議論好然高祖本意不如此

封建

此篇論古者之法及後世之法弊

古者天子之封建諸侯非有不得已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記王制注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之時尚有千八百國前賈山傳昔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豈皆不得已哉封建之法極好古者內諸侯祿外諸侯嗣記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內外既無輕重而又常出入迭為之列國之卿命于天子而諸侯每歲貢士以士之賢否為賞罰或益爵或削地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夫天子之鄉而在諸侯之國而諸侯之士又在京師豈非封建之為良法哉自後魏徙都洛而舊臣皆留於鄴北不得為京師官終身遷轉不過白直而終成六鎮之亂此不知內外之勢者也唐藩鎮之亂亦以節度留後皆得自辟置焉烏重胤到河陽未數月而石温洪造之徒盡為羅而致之而韓昌黎且在董晉幕府此皆不知古貢士之意若依古之

封建豈有獘哉賈誼是爲識封建者曰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各徧置私人漢法諸侯王惟得食租税而已事皆隷於傅相賈誼策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而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皆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治安雖堯舜不治子厚不知封建之法只緣諸儒紛紛異同故子厚一筆勾斷曰非聖人意也唐宗室傳贊唐

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伯藥皆謂不然去云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此正如王嗣輔說易一筆勾斷爻象而專空談也

明堂

此篇論制度雖不一無非行王政

自經遭秦火而六籍無全書自經無全書而議禮無定說郊祀一也而惑於分祭合祭之義享帝一也而惑於五帝六帝之論是以議禮之家名為聚訟而舉事之際莫知適從將講一儀將定一制則論如蝟毛各持所見

左右詆訾互相矛盾泛然無所底麗終於不立而止嗚
呼無惑於明堂之制在後世尤為紛紛也昔者齊宣王
欲毁明堂孟軻告之以欲行王政則勿毁（孟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云云）孔子適
周考明堂則喟然而嘆以謂吾今知周所以盛（家語觀周篇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孔子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審孟子之言則明堂者王政之所由行審孔子之
言則明堂者周之所以興是則古人建明堂之義可以

意曉矣雖制有沿革時有同異而建立之意未始不一得其意則制可以義起泥其制則意與制俱亡歷考自古聖帝明王之所以建是室者制度固未始一也黄帝有合宫之號虞舜有總章之目文中子問易篇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黄帝有合宫之聽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注合宫總章皆明堂異名也夏有世室之名商有重屋之稱至周有明堂之制周禮冬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三個云云而其為制雖有一殿五宮之列九筵七筵之殊複道重屋之異八尺三尺之殺並見上注疑若不同大抵於此享上帝以謹祭祀之禮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祀文王於明堂東漢顯宗紀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五帝也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也於此會諸侯以正朝聘之儀漢武帝紀五年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儒林傳叙明帝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禮記明堂位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成王幼周公六年朝諸侯于明堂於此養三老以盡恭敬之實後祭祀志蔡邕論曰明堂天子太廟起尊老敬長之義於此須

月令以順四時之氣（同上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李謐著明堂制度論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顯宗紀令月吉日宗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五帝班時令敕羣后）無非行王政而已有能得古人建立之意固不泥古人異同之制也嘗怪後世游學之士不能求禮制之意好為是古非今託聖人之言以為高而駭當世之俗以為誕遂使制度無以自立尚多有之唐貞觀嘗欲定令立明堂矣然惑於崑崙複道之說卒以不立而止（見唐禮樂志）總章閒又嘗下詔立

明堂而惑於九室五室之説卒亦不立而止唐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必欲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側議以帝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豈知今古合於一時通制度起於一意則明堂夫豈不立哉

史官周鼎此篇論諸侯史籍列國圖志皆藏之周室

古者諸侯無私史蓋周官稱天子外史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周禮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諸侯亦各有國史者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

也天子又時巡狩以察之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有二伯以詢之文選張平子南都賦周名世為二伯有內史以董之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云云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反於魯而次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孟子離婁上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今考之晉史自殤叔之時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月魯之春秋乃自隱公始則非諸侯之私

史亦宗周以來有之非西周之制也不特諸侯之史藏之周室而列國之圖志亦藏之周室春秋之時所以諸侯問鼎之輕重小大者以周鼎象物每鼎象周之山川形勢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小大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叶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戰國之君所以急於吞二周據圖籍者亦以形勢險要盡在周也得周

鼎亦可識天下矣王孫滿答楚子極好見上注未必是設辭如戰國時周人方設辭曰一鼎當九萬人扛九鼎當當八十一萬人漢武帝汾陰之鼎未必周鼎前漢吾丘壽王傳及汾陰得寳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宫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召問之對曰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寳非周寳也上曰善○郊祀志文帝時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寳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春秋之時諸侯國有鼎者甚多故郜鼎在宋左威二年宋以郜大鼎賂公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云云黄鼎在晉吳鼎

在魯漢之所得者豈是周鼎周鼎豈得不為秦人鑄為金人八十二萬天人乎

史官 此篇論古者史官世守而易業

凡官非可轉移執事者世官也 前漢王嘉傳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史是也 古人命史官尤為不苟須是世史官始從而任之如從司馬談之後有史遷 漢司馬遷傳太史公自序司馬氏世典周史至漢談為太史公謂子遷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遷悉論先人所次舊文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述陶唐

以來至于麟止如淳注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在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

班彪之後有班固漢班固傳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彪固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下守節愈矣

至於唐史官皆得以終其身如劉知幾之後有劉餗漢劉餗傳劉餗知幾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同頗有法云云父子世守亦復可考雖有遷轉使命彼皆得以史書自隨而遂其職正欲其文成一家事出一人本末相該前後相貫唐史之可攷者

以此耳今世以史館之地為士大夫遷轉之所來者茫然不知所自去者亦不以為意故某朝某事脱有隱沒某年某月或有參錯他時史官亦不肯身受其責而朝廷亦難執此以責之删

魯有卜齮卜楚兵晉有卜偃秦有卜徒父梁有卜招父並見左傳皆以卜氏魯有克太史晉有史蘇史黯史趙史墨衛有史華並見左傳皆以史氏一本之古人豈惟史官世世不易百官樂工亦世掌之此其所以精歟

明歷

此篇論古之治歷非專於占筭推步

歷非聖人不能作非儒者不能明而巫史無與焉自後世歷責巫史占筭推步之說勝而歷始紊矣古之治歷者非専屑屑於是也羲和仲叔之官堯實命以歷象日月星辰之事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然星鳥星火星虛星昴蓋以正因析夷隩之序同上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而定閏成歲又以釐百工熙庶績爾同上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捨爾亡考也周禮有太史太史日官也其職則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邦國都鄙而已閏月詔王居門而已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云云捨是無事也古之治歷者大要則戒民事而謹天時民事得而天時正則其歷定而明歷者亦曰審農事先後興土功之終始布德施惠之不可失時焉耳見禮記月令故定之方中而宮室以興詩定之方中衛文公徙居楚丘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三星在天而婚姻以舉見綢繆詩注云

三星參冒心星也辰角天根之見而除道成梁之不可後昏參旦尾之中而田功播殖不可緩見記月令以至木見而備藏駟見而具冬裘火見而修城郭舉先王所以為民之政而稽之天文先後始終皆不可紊者明歷如此巫史之事未之前聞春秋之間蓋有太史凡卜田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並見左傳則太史殆陰陽家流也然而書崔杼者書趙盾者亦稱太史左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宣二年趙穿攻靈公宣子未

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則太史又兼記注不專占卜而已蓋當時儒者皆兼九流之學而通天人之際故夫史伯以祝融之功而知楚國之必興史趙以虞氏之德而推陳氏之未亡見內外傳其議論據證有絕人者非若後世淫巫瞽史專以占筴為事掌歷者猶有先王之遺意也至漢而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蓋以論著為職而兼掌天官史記太史公自序司

馬世典周史至漢談為太史公謂子遷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遷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述陶唐已來至于麟止然而身為儒者為天子直筆察天時不能明古人治歷之占筴矣觀遷嘗奏歷紀廢壊漢興未改正朔武帝詔遷與兒寬等共定太初歷則太初歷遷所定也其數起於黄鍾之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毋候於上林清臺晦朔弦望最密占筴亦明矣洛下閎定八百年後當差一日以時考之蓋不俟八百年也至建武才百餘年已差

矣又何其不定耶愚故曰自後世以歷責巫史而歷始
紊矣今之治歷者抑不知將為古人之謹天時戒民事
乎抑為後世之占筴也將責之儒者乎將責之巫史乎
誠責之儒者耶則定蔀統元推步占考有所未暇而天
時民事則固儒者之所講有非巫史之所得與也孔子
作春秋日食或不書朔正月二月而書無氷十月而書
隕霜殺菽十二月而書隕霜不殺草學者以為紀異未
必皆紀異也其殆天時之失夏書城郎春書延廄冬書

築圍其殆記土功之奏農事之害乎聖人考歷蓋若是耳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求之其故夫子作春秋之意非星官歷翁之事也愚故曰歷非聖人不能作非儒者不能明而巫史無與焉者此也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奥論註續集卷十二

治道論

葉適

府兵

此篇論古者教民欲使自衛

前輩論府兵皆以為兵農之合唐兵志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予細考驗却不然府兵之立乃是兵農之分而儒者但說先王寓兵於農先王何曾寓兵

於農治天下之道分田使之耕築室使之居既有以衣食之則不可無以自衛故教之為兵本以自衛非以求勝亦非用是以求勝故天下之民皆可以為兵先王以仁天下為心只就他身上理會調發征行所以用也皆有常數其後春秋戰國力爭本是自要爭土地計較勝負竭民以從之孟子離婁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云云盡心下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云云秦之末世至白

取民為兵窮邊極遠終歲暴露卒死於鋒鏑之下漢食貨志至秦則不然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身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至於室家不相保父子不相見漢世蓋嘗揀精銳特置名號別立營屯要之其數甚少或大征伐盡是發天下民為兵苻堅欲伐晉自言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通鑑晉武帝紀寧康七年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當是之時

天下蕭然何緣得許多兵蓋將民數盡計之大舉伐晉民皆盡發西魏宇文周所以就中間別立頭項蓋蘇綽輩稍欲休息其民遂令各募一項人為兵蠲除科徭不復他役國家既可以長享為兵之利而民得家出一人之外亦且可以自安（唐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又通鑑魏敬宗大統三年安定公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閱戰陣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後來法度漸修立至太宗府衛既成（唐兵志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

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内三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凡發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

農遂不復為兵亦不復為農兵農之分所以終不復合人但見其寓兵於農便以為得先王之意見上段注蓋不細考耳及府兵法變而安史之亂天下復被為兵之苦杜子美有詩數篇皆言此事蓋民之為府衛者既得

以免征徭之患有復除之利而其他在野之民不知為兵於民則有利遂至今日先王之制不可復反亦是置府兵之過何者蓋當時府兵既立上面一段事都忘了不知民皆當為兵但記得府衛耳所以府兵既壞不得不變為彍騎唐兵志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當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命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也又不得不變為藩鎮同上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

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絶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强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朝廷自募人為兵通鑑玄宗紀初府衛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説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更番上下又唐兵志德宗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云云竭太府之財以養之如京師養兵使宦官掌之唐兵志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又通鑑德宗紀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者典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

貞得罪帝復以官官竇文瑒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瑒監神策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者分典禁旅

藩鎮各自募人為兵亦竭境內之財以養之此內有禁兵外有藩鎮之兵如李泌之流但知府衛當復

通鑑德宗紀貞元二年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李泌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廢興之由但言府兵平日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云云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

人將軍二人而不知先王之意自後鎮兵日重至五代人主之廢置社稷之安危國家之存亡皆兵執其權太祖因之內聚重兵於京師外而分戍天下自此綿延遂以養兵為重如歐公所言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無失業而將無握兵之重見上段注皆習見近日養兵之多治兵之難所以思府衛為善其實以五帝三王本末源流論之府衛成而兵法盖壞乃是苟一時利民之近效而非古人經國之遠圖苟簡做成使天下知有府兵而不知先

王之制至府兵既壞遂為今日養兵之禍舉天下之大
養百萬之兵不耕不戰坐食縣官天下之財自十八以
上皆以供軍所以謀臣智士朝夕經營奬精疲力奔走
議論窮年卒世而無所定此豈禮樂之未明教化之未
備只緣許多兵在這裏措置不暇遑遑汲汲竟無了時
若就唐論之其置兵却稍善捍邊之兵各自精鋭練習
足以當疆埸之事而內郡不知有邊鄙之警或征伐四
夷不過間遣將發少兵以助之當唐之盛所以能常以

少弱擊衆大拓地最廣滅國最多而不見用兵之難然府兵所以易壞者亦緣立法太密上下急迫盖使人長為兵則一家之賦稅皆當盡免若京師宿衛之兵則當參用漢法時復募人如五校羽林佽飛之類漢武帝紀朝鮮攻殺遼東都尉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又宣帝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盖府兵近處番上猶可其在外郡遠處如何教他來得唐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云云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又魏徵傳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尤甚雜匠當下雇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使市物繈屬於屢遞送相望於道脫有一穀不収百姓之心不能如

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太宗要合天下之大做一國做了殊不知成周所以立法最詳而不覺其煩碎者成周止治一國不過王畿千里之內今若舉天下之大州府縣道必欲盡發兵於京師此不可在遠者只可使自衛其郡縣若使人人必要都來京師此事甚難不可行天寶以後人主甘心於邊功大段調發遠戍民益無以為生杜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見老杜詩太宗初無邊戍之事若

當時立法稍寬雖有暴君污吏亦未敢盡廢惟其立法太密所以易弊也今舉天下之財盡以養兵猶且不敢憚當時若蠲免數十萬家未能當數郡之賦入何故不為耶

租庸調

此篇論古者之田無不在官

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却能兼并衆人之利以為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設田官以授天

下之田周禮地官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貧富强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極備雖周禮地官所載其間不能無牽合牴牾處要其大畧亦可見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為井禮冬官考工記匠人九夫為井又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孟子滕文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井為疆界

歲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同上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又冬官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疆井既定人無緣得占田其間固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無强民貪并之害後來井田不修隄防浸失毀壞絕滅至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阡陌既開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看耕得多少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

漢之際有豪強兼幷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同上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自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挿手不得不去而為游手轉而為末業終漢之世以文景之恭儉愛民孝景贊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又武帝贊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武帝之修立法度漢本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叶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宣

帝之勵精為治前魏相傳帝親萬幾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却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勸農之詔文帝紀二年正月詔曰夫農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粢盛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又十三年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景帝紀二年詔曰欲天下務農蠶輕減田租漢初十五而稅一文帝二年減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賜今年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之租稅孝景帝即位減田租故食貨志云文帝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平出田租稅之半以來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食貨志董仲舒上疏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云云漢興循而未

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又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因建言古之聖人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二十頃云云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寢不行

其制度又却與三代不合當時但問墾田幾畝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

後劉隆傳隆守南郡太守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時諸郡各遣吏奏事帝見陳留

吏牘上有書視之云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時顯宗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曰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隆下獄其儔輩十餘人皆死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並立民既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為曠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亂雖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

稍立田制 通典後魏孝文太和初李安世上疏曰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政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久矣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欵之夫亦有頃畝之分云云愚謂今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贏無私之澤均措兆庶所爭之田宜限年斷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陵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九年詔均給天下人田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二十畝 至於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 隋食貨志齊河清三年定令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田其方百里外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又司上後周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掌功賦之政令 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頭其

法度亦是空立唐與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唐食貨志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至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周制乃是百步為畝見上注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

為世業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本來人數占田多少見上注周制八家皆百畝孟子滕文公上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云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二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寛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寛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寛鄉減半狹鄉不給見上注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無分民但付人以百畝之地任

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民有餘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唐既止用守令為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却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見上段注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荒之不常上又有賑貸救䘏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周禮地官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倉人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

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若唐但
○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云云
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唐食貨志
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
義倉以給軍費至神龍中畧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
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
言置常平輕重本錢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
之賤則加估而糴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
二十竹木茶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歲有凶荒則有社
倉賑給不足則從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冑建議自
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上善
之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文置常平倉粟藏九年
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為令而
既令自賣其田便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從

惟有罪則徙之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罪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唐郤容他自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見上段注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治執之以為據故公田始變為私田而田終不可收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租庸之法每丁入粟二石為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皆有差用民之力歲役

不過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唐食貨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稻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綿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此即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布縷之征力役之征也然孟子却云用其一緩其二不敢兼用以取民孟盡心下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唐初正要立法之時乃用戰國苟簡之法盡取諸民周制用民歲不過三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雖立法於此其實未嘗盡用今唐用民力非特倍其六七為一定之制否則必收其庸此正犯孟子

之所諱蓋唐初君臣不學無術所以至此其間有近古處如里有手實具民之年與地闊狹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唐百官志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部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姻婚繼嗣之事以男女之黃小中丁老為之帳籍古者所謂均民之田先自比閭族黨始以至于國都而後達于王府所謂民之貧富有無強弱之數都要自夫至纖至悉處做成而唐亦能自根本處做去但其後無繼耳如國有所輸先奏而斂凡歲斂之數書于縣門坊村與衆知之此却是他元立法

好處當時先王分民以田自至纖至悉處皆與民謀慮經營朝廷之上所以建官立司又是為民而設所以做得一件事成令其勤勞憂嘆之詩可見唐但付其法於守令唐百官志縣令一人從七品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縣尉分判衆曹收率課調又玄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然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二十二年詔州縣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為課最守令既不能編行其境内故雖有良法美意竟做不成何況又有苟簡處雖是授田有式租庸調取民有定分見上段注

又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之法只緣當時許其賣易末幾天下之田十已八七變為私田矣其後官雖欲授民已自無田由此田制易壞至于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名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同上趙贊言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

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言屬軍興用迫釐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積賴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愁怨餘見下段注遠近異法內外異制而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唐食貨志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盖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盖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云云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禮樂此篇論唐世禮備樂缺

唐世禮備樂缺唐志所載其間儀品最密節目最詳貞

觀初已自行得一沓上下儀制整肅施之宗廟朝廷交際各有其節唐禮樂志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張說開元禮又從而為繁縟盛大之文蓋遺文古事在開元方始畢具張說適當盛時故能銓採詳備如比同上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祭酒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典不可改易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徐堅王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是以唐之五

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有所損益不能過也云云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歟云云禮樂既至開元而備然自此亦遂壞矣古之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因人情而不敢過使之上下可以通行此所謂就他本根處做工夫後世為禮苟簡但文飾已備便休更不復以推行堅久為意而以禮文亟備為心所以開元之後人主狃於奢泰隄防決壞別開門路遂至崇非聖之書行不經之禮求方士神仙以為樂同上玄宗紀及修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

其樂溺其所甚慕忘其所可戒又帝方寖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製大羅天曲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教於黎園號皇帝黎園弟子又好羯鼓又稱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聲焦殺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之類○後又詔道士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梁州伊州并州皆歸吐蕃漢世亦如此禮文至武帝稍備武帝以為治天下止於如此故其欲無窮唐至開元之禮備而玄宗之心亦遂壞故曰禮樂非聖人不能行非積德不能興前漢叔孫通傳二生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其上下和合君臣際會皆能通知禮樂之情偽為治之

時斤兩皆到一處政事備舉室家給足奪攘之禍屏息信遜忠厚之心油然而生各就本身做到然後為禮樂之成而成康之盛號稱禮樂最備後世則不然但考求其節目考論其制度使為禮樂之備不知精神運動全不相關則禮之備乃所以為禮之壞也漢武帝唐明皇同出一律樂之要處在於聲音感人記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不知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書益稷篇正文皆就微眇處察之則歡樂愁怨

悲傷愉佚皆由聲音可見古之聖人薰陶天下之人納之於律呂導之於五聲和之於八音播之於鐘鼓拊搏管磬弦匏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同出於一便是禮之至樂之極以之事天則天神降以之事地則地祇格以之祭山林川澤神靈並至福祥自臻周禮春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呂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鸁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七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他全自人本心做出以禮樂為正其所以

防範斯民周旋情偽之至皆是禮樂之功用惟不可化者然後以刑折之書呂刑篇折民惟刑云云此朝廷之上所以不可一日無禮樂也後世治天下不如此但以刑法獄訟簿書期會為本而以大勢服民乃是劫持天下之道使以力相從別去不得方始更要立禮成樂語泰伯立於禮成於樂却是別立一箇道理根脚不牢所以做不成漢時賈誼董仲舒劉向王吉為之臣者欲興禮樂而其君不可前漢禮樂志云云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唐太

宗欲興禮樂而其臣不能雖君臣各有所偏然漢唐禮樂自無緣可以制作文中子載王通河汾往來之人房杜王魏皆許以經濟之才獨是禮樂不許惟以許董常不知就使董常在禮樂又如何興得文中子録唐太宗論禮樂事魏徵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聰明特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貞觀之始徵房杜獲攀龍鱗上謂徵等曰禮壞樂廢朕甚憫之今急急於御等徵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臣等無素學徵與房杜等並暫辭而出房杜謂徵曰女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先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相許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嘆也

文王之詩言雍雍在

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詩思齊篇云云有這般資質方可與務禮樂自立國之始至於治國之成須是逐節做得無憾處唐太宗貞觀之治於一二節已做不盡而況禮樂之由興自非太宗資質之所及也古樂最是散亡而唐制度尤爲苟簡不復可考只是器數已不能合所謂律度長短自天寶後更安史之亂盡用胡樂雅樂於是而亡見上注樂本起於黃鍾之律天下之數皆由此起前漢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又五聲之本起於黃鍾之

然其說不一其義難知往往當世明智之士敝精力以求之猶未得其當本朝仁宗世盡合天下論樂推本其致迄無成說歐陽文忠公文皇祐中仁宗祀明堂遂銳意樂律詔訪天下通知音律之士而胡瑗阮逸之徒相繼而起故瑗以上黨之黍考正鍾律而鍾之不合於古制有三磬之不合於古制者七莫不按古而為之也仁宗遂造七均十二律造乾安之曲化俗右文威功睿德之舞與夫大善大寧大順大慶大定大盛大明之舞相間之郊廟明堂故一代之典鼎新大備蓋由先和民之後正律呂也又范蜀公文景佑中李照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重而聲稍清歌乃平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

財計（此篇論理財與聚斂異）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易繫辭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有必取之也是故避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語先進篇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

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云云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不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

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浚
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
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
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
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為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
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
之徒曰我不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
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

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周禮地官泉府餘見下段注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辯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

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柢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閉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

價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見上段注）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

而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也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黄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剏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

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
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
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
不足者何說令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
有十子闔其大門曰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
歟抑愛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
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令之開闔斂
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

聚斂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絶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十二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宮